



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
晋江文学城 言情小说系

一朝同回帝王家，百缕情愫缠绵意，
千劫共渡归今时。

茴笙 著

皇上与我 共战袍

下



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
最终跨越千年时光遇见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

皇上与我共战袍

下

苗 笙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上与我共战袍 / 茴笙著. -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7.3

(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 / 肖惊鸿主编)

ISBN 978-7-5115-4577-0

I. ①皇… II. ①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5108 号

书 名: 皇上与我共战袍

作 者: 茴 笙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宋 娜

设 计: 邱 珊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. 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)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字 数: 398 千字

印 张: 15.25

印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5 - 4577 - 0

定 价: 29.80 元 (全 2 册)

目 录

第 八 章 洞悉阴谋为时晚 / 245

第 九 章 互诉衷肠心结解 / 282

第 十 章 沙场战歌迎君来 / 315

第 十 一 章 请君入瓮君莫来 / 352

第十二章 相逢又将阴阳隔 / 379

第十三章 穿越时空的爱恋 / 403

番外 又一场风花雪月 / 424

第八章

洞悉阴谋为时晚

谢臻宁被处置当日，六宫妃嫔都聚在了椒房殿。易扬坐在上座，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决定都说了，换来众人各不相同的反应。

最高兴的自然还是霍子娆。今日的她一扫前阵子的失意，巧笑嫣然，“陛下圣明，谢氏这般处置再好不过，婉婕妤在天之灵定然也瞑目了。”

她本以为自己的奉承话皇帝会满意，谁知他只淡淡瞟了自己一眼，随口道：“但愿吧。”语气怎么听都透着股冷意。

她有些愣。如果说之前皇帝冷落她是因为觉得她加害嫔妃、心肠歹毒，可如今那些事情都被推到了谢臻宁身上，他对自己为何还是这样的态度？

难道，真如父亲所说，陛下早不是从前的陛下，他这些日子不过是在跟他们演戏？

“婉婕妤为朕孕育皇裔，朕却没能护住她的安全，任由她被人害得丢了性命，如今想起来，朕这心里当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他这话说出来，霍子娆就有点心虚。她执掌六宫，没能照顾好有孕

的嫔妃是她的失职，皇帝此刻这么说更突显了她的罪过。

正犹豫要不要跪下来请罪，就被人抢先了。

商霖跪在易扬面前，低着头诚恳道：“陛下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您要操心前朝的事情已经很劳累了，后宫之事本不该您来负责。臣妾身为皇后，自然该替陛下照顾好诸位姐妹，婉婕妤之事如果一定要追究，就请陛下降罪臣妾吧！”

易扬本来只是想给自己找个继续不待见霍子娆的理由，谁承想戏刚演了个开头，商霖却冒出来抢镜。好在他反应极快，立刻就领悟了她的用意。

为难地蹙起眉头，他并不想顺着她给的戏路走下去。

霍子娆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，也跪到商霖身侧，“不是皇后娘娘的错，是臣妾的错，请陛下治臣妾失职之罪！”

易扬看着并排而跪的两个女人，有点无奈。商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唯有眼神里透出明显的催促和暗示。

在心里叹一口气，他知道自己没别的选择了。

“贵妃明白就好，此事确实不能怪皇后，而是你的错。”他淡淡道，“你执掌六宫，却任由下面闹出如此大的乱子，真是令朕失望。”

霍子娆怔怔地抬头，没想到自己客套了一句，皇帝竟顺着开始教训她了。

“朕看这些宫务你一个人也管不过来，还是找个人和你一起吧。从前是考虑到皇后初来乍到，不熟悉魏国，如今她嫁过来也快一年了，是时候承担起身为主母的责任了。”

说完，他不待霍子娆反抗，便直截了当地下令，“吩咐下去，从明日起，一应后宫事务都转交皇后处理。让六尚局和殿内省的女官主事通通到椒房殿恭听训示，不得有误。”

霍子娆睁大眼睛，不能接受自己被瞬间夺权这个事实。好在易扬想了又想，又不紧不慢补充了一句，“当然，皇后刚刚接触可能会处理不好，

你在旁边帮衬着点。”

这是让她协理六宫了。

当初她执掌宫务，谢臻宁协理六宫；如今贺兰皙掌权，变成了她来当副手，这样的落差……

然而即使再不满，她也只有认命接受，毕竟是她失职在先。而且皇帝准许她协理六宫，就算是给她面子了。

霍子娆攥了攥拳头，很费劲地挤出一句，“诺，臣妾会好好地……协助皇后娘娘。”

视线的余光所及，跪在身侧的贺兰皇后转过头，朝她笑了笑，“贵妃妹妹，以后就拜托了。”

明明是无懈可击的温和语气，霍子娆却觉得里面隐隐有一股挑衅，让她气血上涌，恼恨不已。

虽然被迫按照商霖的剧本走了，易扬晚上却表示了怀疑，“你行不行啊？和霍子娆共事，危险系数可是很大的。”

“行不行我都得上。谢臻宁这个靶子没了，总不能任由霍子娆再次把持后宫吧？”商霖瞥他一眼，“你也真是奇怪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还想不明白？为什么不顺水推舟让我管事，还非得我用这种办法逼你？”

易扬哑然。他当然知道商霖白天的选择是最好的，趁这个绝佳的良机夺了霍子娆的权力，之后再斗起来也更有优势。如果换了别人，他一定已经把她给推出去了，可这是商霖……

见他沉默，商霖又想了想，忽然有点明白了，“你担心我被她玩儿死了？”

易扬看着她，忽然露出一一点笑意，目光灼灼，“嗯，我担心你，舍不得推你出去冒险。”

商霖被这柔情蜜意弄得不自在，嘟囔道：“瞎操心，我才没那么弱……”

她走到案几旁，看到上面有叠厚厚的文书。白纸黑字，右下角是鲜红的指印，颇有点触目惊心。

是何田的口供。

她还在打量，身后却传来易扬的声音，“没用的东西。”

商霖闻言转头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过是受了一晚上拷打，就把这些有的没的说了个干净，真是不中用到了极点。”易扬语气凉凉，“谢臻宁居然让这么一号人去为她办事，眼光真是够差的。”

原来是在说这个。

商霖想了想，认真地反驳：“你不能这么想。这宫里的人都是这样嘛，因利而聚、利尽则散，除非这何田是谢臻宁的至忠死士，否则扛不住严刑拷打也很正常。而且，慎刑司那么可怕，换了别人恐怕也很难扛得过去吧。”

易扬没有说话，神情却有些不以为然。商霖见状眼珠子一转，凑上前问道：“你这个表情，难道你可以？”

易扬一愣，刚想随便带过这个话题，却对上她晶亮的眼眸。是很感兴趣的眼神，她已经有段时间没这么看他了。而且她离他太近，近到他都可以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幽香。

很熟悉的香气，让他不自觉想起某个夜晚的旖旎狂乱。

喉结上下滚动，他觉得喉咙有点干燥。握了握右拳，他平复下心情，微微一笑，“想听故事？”

商霖小小挣扎了一下，诚实地点点头，“挺想的。”

没办法，她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特种兵的不寻常经历，主角还是易扬，不听简直没天理了。

易扬沉吟片刻，挑了个不那么吓人的讲给她听，“大概是我二十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出个任务，结果出了点纰漏，我就被抓住了。”

他隐去了地名和事情的关键，商霖却不怎么在意。许多事情对军人

来说本来就是机密，即使换了个时空也一样，她并不打算在这方面勉强他，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他们就折磨我呗。你能想象到的、不能想象到的招数都用上了，最后甚至给我注射了致幻的药剂。”

商霖抽了口冷气，“那你……怎么办的？”

“挨打就乖乖受着，问我问题就回答。不过因为我上过专门的课程，知道怎样在极限状态下伪造口供，所以他们逼问了好几天，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没得到。然后，我的战友们就找到那里了。”

他耸耸肩，表示故事结束了，商霖却没有领会一般，还看着他发呆。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她却能想象过程里的痛苦。她想起之前有一次他告诉过她，曾被子弹打中过肺部，那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他到底受过多少伤！

见女孩儿盯自己盯得入迷，连眼眶都有点红了，易扬心轻轻一颤。仿佛被蛊惑一般，他慢慢低头，凑到她面前。

“怎么，心疼我了？”他低笑道。

商霖眨眨眼睛，赶走那阵泪意。真是没出息透了，几句话就能把你弄哭，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！

“没有。”她干巴巴道。

易扬不以为意，大手抚上她的腰肢，“我记得你好像提过，说想看看我身上的伤口。可惜如今是没机会了。”思忖一瞬，他语气真诚，“不过你要是真有这个愿望，我也可以现在就往身上刺一刀，让你看个尽兴，怎么样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真摸过把水果刀，放到商霖手里。

商霖看看雪亮的刀刃，再看看一本正经的男人，有些无语，“别开玩笑。”嘀咕了一句就想挣开他。

他却没有顺着她的心意松开手。

“你还没有夸我呢。”他的声音压低了，带着一点蛊惑。

“夸你……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，何田那个废物被打了一顿就什么都招了，我被折磨了那么久还是威武不屈，是不是比他有骨气多了？”他笑吟吟地与她对视，竟是直白地开始自我吹捧了。

商霖没想到他居然拿自己跟何田作比较。他们俩怎么能一样呢？一个是会为了利益残害无辜女子的无耻之徒，一个是保家卫国、胸怀抱负的磊落军人，两人的精神境界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。

他让她尊敬。

收拾好澎湃的感情，她握紧水果刀作势朝他刺去，“松手。”

“遵命，女王大人。”易扬后退一步，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，终于还了她自由。

他言谈行为都很夸张，又引来商霖一个古怪的眼神。

想起方才说的话，易扬自己也有点好笑。从军这些年做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稀松平常，本没什么好夸耀的，但不知怎的，一对上她的脸就有点管不住自己。

想看到她专注的眼神，瞳仁里满载着依恋和爱慕，像是除了他再也容不下别人。

不过好像没成功啊。

勾唇一笑，他摇了摇头。恋爱中的男人原来就是这样？

真是……没出息。

谢臻宁被打入永巷的第三天，靳阳又下了场雪。商霖想着如今已经是二月，这大概是今冬的最后一场雪，于是招呼人画陪她一起储备雪水。

雪白的搪瓷圆罐里盛满干净的积雪，乍一看竟有点眼熟。商霖盯着瞅了会儿，舀了勺草莓果酱淋上去，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。

“你这是……”易扬进门见到这情景就笑了，“在做冰淇淋？”

商霖傲娇道：“不，我在附庸风雅，储备雪水好拿来煮茶。”

陛下和娘娘又在说听不懂的话了。王海识时务地给人画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带着其余宫人悄无声息地退下。

“明明是在玩。”易扬在对面坐下，也拿了枚精致的小瓷勺，“这颜色倒是挺好看的。”

奶白色的薄胎瓷勺，里面盛着红艳艳的果酱，就像……美人细腻的肌肤沾染了胭脂。

恁地香艳。

商霖还没察觉到怎么回事儿呢，他就从对面坐到自己旁边，一只手还松松落在她肩头，“想出去堆雪人吗？”他记得年前陪她玩时，她是很开心的。

“不想。”

“那，晚上要不要吃火锅？我以前在部队也跟战友煮过火锅，他们都夸我酱料调得好，你可以试试。”

“没胃口。”

“宫里新到了一批珠宝，是南边的林邑国进献的，里面有些首饰很别致，想去瞧瞧吗？”

“太冷了，懒得动。”

易扬终于面露无奈，“那么，有什么是你想做的吗？”

商霖别扭地拂开他的手，“我什么都不想，只希望你别闹了。”

“闹？”易扬神情微变，“你觉得，我在闹？”

女孩脸上是拒人于千里的冷漠，看得他一阵烦躁，像是执行任务时茫然四顾，怎么也发现不了目标，一身力气不知往何处施展。然而再对上她委屈的眼神，这点烦躁又都化为无奈，他轻叹口气，“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商霖抬起头，很认真、很认真地看着他，“易扬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”

易扬一怔，“你还是不相信？”

“不相信。”商霖干巴巴道，“你骗过我一次了，我担心你来第二次。”

而且你这个人演技太好，我没办法信任你。”

易扬没料到演技好还有这个麻烦，“那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？不对，你先回答我，你为什么不相信？我喜欢你这件事，真的有那么不可思议吗？”让你怀疑成这样。

他这话说出来，就好像一切全是商霖在庸人自扰、矫情做作似的，引得她眉头一蹙。

她忽然就不想再躲躲闪闪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今天怎么也得把这事儿抖落清楚，“不是我不想相信你，而是很多事情你都对我藏着掖着，我没办法相信你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对你藏着掖着了？”

“很多时候。”商霖严肃道，“无论是你的各种计划还是你以前的事情，你都是习惯性地瞒着我。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自己人。”

她曾因为他不肯告诉她下一步的计划而生气，还当面质问过他，但见效甚微。即使她明确表示想要和他共同承担，他还是不曾主动对她坦白，都是要她迫在身后不断询问，才会慢吞吞吐露一点。商霖一度觉得，他在这些事上秉持的原则就是：能不说就不说，能拖多久拖多久。

这已经让她介意了，更不要说他始终藏在迷蒙云雾里，用尽全力也只能抓到一鳞半爪的神秘家庭。

商霖想象不出，有哪对情侣会在交往大半年之后，男方依然在各个方面刻意隐瞒着女方，即使她是如此好奇。

当然，商霖也不是谈个恋爱就要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都打听清楚那种人，她在意的是易扬的态度。在被骗过一次之后，她本来就对他缺乏信任，他的隐瞒只会加剧她的不安全感，最终让她无法相信他的心意。

说到底，她只是想要成为他愿意敞开心扉的那个人。

易扬看着女孩儿认真的小脸，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自以为做得很好了，温柔体贴、周到殷勤，可是原来在这么重要的环节，他让她这么失落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你会这么在意这个。”他勉强一笑，“有些事情我不说，是因为我自己都不想去回忆。”

商霖一怔。

他握住她的手，“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对你说的。”

他这样反倒让商霖不知所措了，张了张嘴就是挤不出一个字来。

“想不出来吗？那我挑着讲好了。”他笑笑，语气随意，“我父亲……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。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你父亲……”

易扬凑近她耳边，低声说了个名字，商霖眼睛立刻睁大，“他是你爸爸？”见易扬点头，她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，“我知道你背景厉害，但是……他居然是你爸爸！”

卧槽，都姓易啊！以前她怎么没把两个人联系起来过！

“我父亲跟我不亲近，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次面，所以你不用太在意。至于我母亲……你之前说你没见过你父亲，其实我跟你有点像，我没有见过我母亲。我记事之前她就已经不在了。”顿了顿，“是自杀。”

商霖身子颤了一下，“她……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在那样的家里，很多人都不正常，想死也不奇怪。我长大后认真研究过她的遗书，确信她不是被人害死的，而是真的不想活了。”自嘲地笑笑，“哪怕那时候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，需要她去照顾。”

“我十八岁那年离开家，直接去读了军校，后来通过考核入了基地，便长年累月待在那里。和战友们在一起的日子倒是十分愉快，但那些事情大多是不能对任何人讲的绝密，而除此之外……”玩味地看着她，“一堆大老爷们的群居生活你听起来也没兴趣吧？”

重新伸手揽住她的腰，他把商霖拖到自己怀里，像是在抱一个小孩子，“所以你看，我不是不想给你讲我的过去，而是能给你讲的事情都

太糟糕，我不想你听了难过。”

商霖的脸颊压在他的肩膀处，硬硬的骨头抵得她有点疼，一如她此刻的心情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是她太任性、太不懂事。她早该猜到，他这样的出身一定经历过很多复杂的事情。那样难过的往事，她为什么非要逼着他去回忆一遍呢？

他诧异一瞬，继而微笑，“你不怪我就好，实在没必要跟我道歉。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不能触及的伤痛，只是……不那么愉快的往事罢了。”

如果她问的是那些不能告诉她的事情，譬如他曾执行过的任务，那么他不仅不会说，也不会因为这隐瞒而感到歉疚。但她想知道的只是关于他的一些小事，那是一个女孩子对男朋友正常合理的要求。不正常的是他的家庭，所以她并没有什么错，也不需要跟他道歉。

“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，现在，你可以相信我了吗？”他低头看着她，眼里的询问认真而略带一点紧张，“霖霖，我是真的……”

很喜欢你。

三月三上巳节，踏青赏春的好日子，也是古代青年男女们发展感情的绝妙时机。

在这个黄道吉日，易扬带着商霖出城了。

鉴于此前每次出宫都会闹出点事来，商霖本有心拒绝他的邀请，然而对方一句话就打消了她这个念头。

“我约了苏忌。他给你下了什么毒，咱们总得弄清楚吧。”

带着“苏忌居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折回靳阳”的惊讶，商霖和易扬一起出了靳阳城门，来到了靳水之畔。

芳草萋萋，繁花如锦，这个季节正是靳水之畔最美的时候，吸引了众多的男男女女在此集会。商霖站在一株桃树前，瞅着枝丫上开得正热

闹的碧桃花，抿起唇笑了笑。

易扬站在旁边，看着那嫣红的嘴唇微微上翘，勾出一个好看的弧度，也忍不住笑了。

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他悠然念道。

商霖转头，对上那似笑非笑的眼眸，就知道他在调侃自己。眨眨眼睛，她不客气地回道：“是‘靳阳水边多丽人’。”

改人家的诗改得理直气壮，还这么直白地夸耀自己，真是……越来越有他的风范。

易扬走近，手中的折扇敲上她脑袋，眼睛上下打量一圈，由衷赞道：“确实是丽人。”

他目光灼灼，她那点儿赖皮劲儿就不够用了，变得不好意思起来。别过头看着远处的一带碧水，她强自镇定。

头上有点重量传来，她惊疑不定，正要抬头却听到他轻轻道：“别动。”手指落在发间，像是把什么东西簪到了她头上。

后退两步，他摸着下巴，“从前在诗词里见过，亲身体验一把才知道其中滋味。为美人簪碧桃，当真是风流雅致。”

她摸摸头上的花，触手柔软娇嫩，能够想象到那鸦青之中一点嫣红的旖旎。

今日的易扬没有穿常穿的玄衣，反而着一身象牙白的圆领袍，玉冠束发，眉目英俊，眼波流转间便是一段风流。这样的他少了几分高深莫测，多了几分潇洒超脱，像极了诗书里描述过无数遍的如玉公子。

仿佛一颗石子投入心湖，荡开一圈圈涟漪，商霖也想起了那些熟悉的诗词。阳春三月，碧桃绿水，才子佳人天作之合，勾起她永不死去的少女情怀。

不得不说，易扬这招真是帅哭了……

唬得小姑娘一愣一愣。

瞧见女孩微红的脸颊，易扬满意地点点头，觉得哪怕一会儿苏忌那

边出了岔子，今天这趟也没白跑。

果然，以前战友们未雨绸缪灌输给他的那些结论还是有用的，哄女人最好的手段还是玩浪漫。

微风阵阵，吹落几点嫣红，簌簌地落下有如花雨。女孩站在树下，身上的红裙似水波一般起伏，而她粉面桃腮，好奇地伸手接住花瓣，似乎觉得这很有意思。

苏忌沉默地立在大树后，看着那个女人在桃花树下笑语嫣然。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她。被他掳走的那段时间，她虽然表现得还算从容，但眉间一直有一股忧色。

原来她在信任的人面前是这样的，会开心地微笑，乌黑的眼睛里全是晶莹的亮光。

她这样子真是好看。

“两位倒是守时。”

易扬应声回头，只见苏忌身着褐色短打，头戴黑纱簪笠，一如初见时的打扮。

他笑了笑，“不比公孙胆色过人，这样的情况下竟还敢只身来到靳阳。”

“在下相信魏皇是守诺之人。我不远千里为了贺兰皇后的康健而来，您自然不会令我失望。”

易扬微笑，“自然。我妻子的身体康健，原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事。”

这句话出来，苏忌身子有点僵硬，捏着佩剑的手也加重了力气。倒是商霖不自在地撇撇嘴，觉得易扬最近真是豁得出去啊，甜言蜜语说起来就跟不要钱似的。

她又想起那个雪夜，他一脸诚恳地问她，能不能相信他。她当时愣在那里好久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最后还是他看不下去了，笑着表示现在回答不了也没关系，他继续等就是。